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中篇小说

(四)

张发／主编

30  
黄河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 划：刘 淳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 中篇小说

张发一主编

30  
黄河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淳

四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中篇小说·4 / 张发主编.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78-4538-0

I. ①黄…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 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003 号

---

书 名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中篇小说四

---

主 编 张 发

责任编辑 李建华

助理编辑 吴国蓉

装帧设计 张永文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wyw.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09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38-0

定 价 49.00 元

# 序

杜学文

就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一方面，文学风生水起，活色生香，表现出空前的活跃。这种空前的活跃至少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重要作家。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文坛产生影响的“老作家”重新焕发出创作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日后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更为年轻的作家。这些人基本成为今天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二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十分踊跃。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作现象，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创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众语喧哗式的关于创作理论、审美范式、文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讨论、议论及争论。这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反思、坚守，也有对外来理论的译介、传播，更有在新的发展时期关于文学与时代、社会、人生、文化、价值观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等等。三是文学阵地快速扩张。恢复了一批文学刊物，创办了一批文学刊物，这些刊物的分众化现象初现等等。这种空前的活跃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也反映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以及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后社会，包括文学转化的兆始。在这种众语喧哗的繁荣之中，也隐含着文学的分化时代即将到来。这种分化在当时

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已经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势头。主要是，创作方法更加多样，作品样式更加丰富，审美追求的不同体现，以及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暗含的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无疑带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式的繁荣。但是，其中也表露出人们的某种迷茫、偏执，以及非文学化、非道德化等不仅仅是涉及文学样式、风格，同时也涉及价值体系的选择等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不仅是关乎文学的，也是关乎社会、文化、历史的。比如，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传承新建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等问题。事实上，在空前的大繁荣之中，包含着空前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也隐含着在繁荣之后将要出现的挑战、危机。事实证明，在此之后不久，文学进入一个“无主题”的时代。文学的地位、影响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显现出弱化的趋势。在许多方面，文学甚至被技术、资金等绑架。文学关于提升净化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激发人们向善向美的功能也受到了考验。文学与时代，与我们生活的物质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的问题。

但是，不论时势如何变化，文学仍然存在，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或缺的魅力。文学的旗帜在人们的物质精神天地中仍然猎猎飘扬。《黄河》就是在那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出现的，并在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坚守着自己文学的品格，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执着地、顽强地、甚至有些无畏地存在着。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刊物出现了。这是文学的幸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有许多文学刊物消失了、转向了、改变了。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话语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不再关心，不再讨论。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各类刊物推出了许许多

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出手不凡，手段了得，影响广泛。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一些人们不再以培育文学的新生力量为己任，而是以追求生存为当务之急。但是，《黄河》没有。《黄河》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见证了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进步，更替了几批编辑人员。但是，她坚持文学的原则一以贯之；为中国文学助力呐喊的原则一以贯之；在文学面临挑战、困难的时刻，她不改初衷、一往无前的品格一以贯之；表现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追求中的思考、奋斗一以贯之。

作为一种大型文学刊物，《黄河》诞生在黄河岸边、黄土高原。但是，《黄河》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刊物。从她诞生的时刻起，《黄河》就至少把目光投射在中国的文坛。她重视以山西为主的地域文学的发展，但是，绝不保守，绝不封闭，绝不画地为牢。《黄河》刊发了大量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诗人、学者的作品。我曾经说过，非常佩服当时为这个刊物起名的人们。他们那时就没有准备把《黄河》办成一种地域性的刊物，而是要以此来表达对黄河以及因黄河而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关注。这种努力使《黄河》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舞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刊发了大量的晋地之外作者的作品，其中一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马波（老鬼）的《血色黄昏》、杨志军的《海昨天退去》等；中篇小说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阎连科的《鸟孩诞生》等；诗歌如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北岛的《回顾与思考》、欧阳江河的《博尔赫斯之谜》等，以及大量的其他体裁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以及被列入《作家书斋》栏目中的文章，多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所撰。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黄河》三十年的历程，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回顾。从中可以领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某种缩影。在这里，我们

可以感受到，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义无反顾地到来时，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改变自己，并推动社会进步的。

《黄河》也是一个汇聚了各色作家的刊物，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个刊物固然有自己的编辑方针、风格特色，应该说，《黄河》也是如此。其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对中国社会，包括人们的情感、思想、精神世界及社会实践的关注。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笼统，但《黄河》追求的确是一种厚重的品格。这并不是说她只坚持传统，而是说，她在坚守文学对社会生活及思想情感的关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自身严肃的创新。在这里刊发的作品当中，既有老一代作家、评论家的，也有风生水起、倍受关注的中坚力量的，更有刚刚步入文坛代表着文学未来希望的新人之作；既有晋地作者的作品，也有晋地之外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外创作现象的关注。在刊发作品的同时，《黄河》也非常重视对重要作品、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以及对重点作家的扶持，通过举办笔会、研讨会及刊发对话等形式推动创作。特别是对晋地新生力量的支持，更是创办专栏、不惜版面、组织力量，表现出这一刊物对文学的责任感、事业心。《黄河》不势利，不追风，不苟且，不浮躁，更不会讨巧。在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的同时，《黄河》坚守了一份文学刊物对文学价值的追求。

如果一份刊物只发表文学作品的话，我认为还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这样虽然可能会为社会提供比较多的情感体验的机会，但还是限制了作家，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与社会的直接对话。其思想的品格、文化的追求，以及刊物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度等方面都会有很多的缺憾。所幸的是，《黄河》在刊发创作作品之外，十分重视对文学流变、文化发展等问题的

直接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严肃的探讨，如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变革的讨论，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的不同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学与文化、文明的讨论，文学作品文体、结构的新变，国外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等，都有非常严肃的体现。我们也可以看到，《黄河》刊发了大量的读书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回顾历史，或思考文学的发展规律，或表达文化心结，或介绍创作心得等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努力不仅提升了一份文学刊物的品质，也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之树，虽然没有现实的功利价值，但却是任何一个时代与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枯萎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将发生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今天，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步入复兴的历史之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学将承担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文学，将如何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何给努力前行的人们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精神力量、情感追求、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是文学不能回避的使命。具体而言，我以为这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文学如何引领时代？中国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即将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知、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方法、奋进的勇气。文学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学无法回避这个既关乎民族复兴，更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时刻，必须表现并推动其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文学如何完善灵魂？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而精神世界的完善除了内心情感的净化升华之外，更离不开正确价值

体系的重建。怎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涵，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观、方法论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之形成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又能够校正现代化进程中的缺陷，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价值体系、精神资源的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文学必须承担的使命。

三是文学如何发展进步？文学虽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但文学当然具有自身的品格。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表现手法空前丰富，风格流派空前多样，样式类型不断出新。但在经过一个急遽变化之后，是不是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调整？在吸纳了众多的空前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表现手法、形式体裁、传播技术等之后，我以为文学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反思，使文学从外部的变化更多地回归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从疏离人所存在的社会生活回归到“这一个”人与社会时代的融合之中。也许，这种努力将使文学自身的变化出现飞跃，使文学的魅力更具光彩。

我希望，并且更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文学将重新焕发出自己光芒四射的魅力。文学属于时代，更属于人类。而《黄河》，无疑将成为这一新变的重镇。

2015年7月5日于并州

# 目 录

- 001 夏丽英 / 小岸
- 045 憨憨的棉田 / 曹向荣
- 080 天梯遗案 / 杨晋林
- 138 一瓶沙漠 / 赵芳
- 177 挣挣扎扎 / 韩思中
- 218 奶香 / 燕霄飞
- 272 莫比乌斯圈 / 唐韧

# 夏丽英

## 小 岸

东方电石厂的职工，没有不认识夏丽英的，她可是个知名人士。夏丽英是冶炼车间配电室的抄表工，主要工作就是抄抄电表，隔一个小时上报一次。趁管事儿的不注意，还可以干点私活儿。所谓私活就是织毛衣，或者偷着假寐一会儿，解解乏。厂里的女工普遍这样，管事儿的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纪律整顿，不用上头吩咐，大家不约而同地像打了浆的衬衫领，齐刷刷挺刮刮。过了检查的风口，就疲疲沓沓恢复原状了。作为一名普通女工，夏丽英才不出众，貌不惊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属于那种混进人堆就找不出来的女人。她上班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蓝工作服，头上戴着宽檐帽，厚厚的头发一股脑儿包进帽子里，额角故意调皮地露出几缕发梢。这时候的夏丽英，显露出了几丝女人的妩媚。

夏丽英既不是厂里的风云人物，也不是众人眼中的绝色佳人，她靠什么出名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夏丽英之所以出名是靠了一双巧手，因为她会织毛衣。

哦，织毛衣呀，你一定忍不住撇嘴了。20世纪80年代，织毛衣的风气尤为普及，只要是女人，谁不会摆弄几根毛衣针呀？东方电厂二百多名女工，会织毛衣的，起码占了九成以上。就连那些刚进厂上班没几天，连毛衣针也不会抓捏的小姑娘，耳濡目染，隔不了十天半月，上班的行囊就会多出

一只空心包。空心包是干什么用的？哦，现在的人恐怕对空心包已经不熟悉了，但那个时代，这种包在东方电石厂女工中几乎人手一只。空心包大多是由花布缝制的，做法非常简单，一块布头裁成一尺宽，四尺长，对叠成一个长方形。再花几毛钱买两个塑料圆环，把袋子顶端沿着圆环巧妙地缝合起来，这样抓着两只圆环就顺手拎起了空心包，圆环就是起一个带子的作用。空心包对于这些女人来说，主要用途就是拿来装毛线的，里面塞几团绒线，插几根毛衣针，工余时间，大家像模像样坐在休息室织毛衣，这是东方电石厂一道见惯不怪的风景。

尽管织毛衣的群体如此浩大，像夏丽英那样织毛衣织出高水平的人委实不多，甭管什么毛线，到了夏丽英手里，配合两支毛衣针，几根手指上下左右，翻飞跳动，隔不了几天，就能织出一件怎么看怎么顺眼的织物。她不仅会织，还会钩，会绣，她的毛线活融合了织、钩、绣、色彩搭配等多种技巧，衣服是织出来的，花边是钩出来的，胸前的点缀是绣上去的，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用今天的眼光看，夏丽英那哪是织毛衣呀，简直就是搞艺术创作。有心细的女人拿着她的样品照猫画虎跟着学，但弄出来的成品总有那么一点东施效颦的笨拙，眼瞅着处处别扭，但又具体说不准哪儿不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夏丽英就是东方电石厂编织领域的领头军，急先锋，无人能及。

如果你想织件新毛衣，免不了就有人建议，去找夏丽英问问，织什么款式的好看。有人织毛衣拿不准起多少针，也找夏丽英咨询。这时候的夏丽英总是不慌不忙地问，织给什么人穿的？个子多高，胸围多少，腹围多少，肩宽不宽，膀圆不圆？不只这些，夏丽英还一定要拿了毛线仔细分辨是什么型号的。毛线只有粗的和细的，难道还分号吗？是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细的有214、215、216、218型，粗的有272、276、280型，不同型号的毛线起的针数都有微妙的差异，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点不能马虎。而且你计划织何种针法呀？是阿尔巴尼亚还是巴西大平针？双元宝还是单元宝？双螺纹还是平针抽条？就是最普通的麻花也有双麻花和单麻花之分。夏丽英对不同型号毛线的各种针法的尺寸都了如指掌，只要在她的指导下织出的

毛衣鲜有不合适的。

有人买了新毛线无法确认质量的好坏，也会有人怂恿，快找夏丽英看看吧，夏丽英可识货了。是呀，好毛线还是次毛线？混纺的还是腈纶的？只要到了夏丽英手里，一抓一摸一揉一捏，她就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夏丽英说，这毛线弹性好，手感柔和。她这么说的时候，你可别以为这就是好毛线了，光这样还不行，她还会细细地检查毛线纺得匀不匀称，好毛线最容易出现纺不均匀的缺点，那是因为含绒高，要求的技术难度也高。

夏丽英这么解释的时候，你简直以为她亲手纺过毛线，问她是哪儿得来的这些知识？她只是羞怯一笑，毛衣书上看的。瞧人家夏丽英，知识储备如此丰富，都是从书本中汲取的养分，为什么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呀？看来书中不仅有这些，书中还有织毛衣呀。如果毛线经过夏丽英认真查看，确认没有毛病，那就说明这毛线买对了，是真好。反之，如果夏丽英说，这毛线是生毛，皮肤不好的人穿着怕过敏，那就糟了，说明毛线没买好。也有人对此不屑，价钱高的自然是好毛线，何必非找她夏丽英乱下结论，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有人花大价钱买回一堆团绒，织出来穿在身上，毛球起得就像四月的柳絮满天飞。夏丽英充满权威地告诫，毛线拉直了，仔细地观察周边的细绒，如果细绒多，织出来一准起毛球。于是就有人买毛线的时候，拉直了盯着那根线左瞧右看，想辨别出到底有没有细绒毛，任凭她们如何看，直到把两只眼睛盯成了斗鸡眼，也瞧不出个所以然。要不怎么说，天分与生俱来，学是学不会的。就好比你想当长跑运动员你就能当上吗？你骨子里没那天赋，就是绕地球跑一圈也白搭。你想当画家就能当吗？你脑子里没那根一点就透的艺术纤维，再画也就是个小学美术老师的水平。总而言之，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夏丽英是有灵性的，她的灵性就表现在她的织毛衣上。

厂里的女职工，想买毛线，下了班就想方设法约夏丽英上街。比她大的，嘴里叫着，“小夏，麻烦你陪我逛街好不好？我想秤点毛线。”年纪比她小的，嘴巴更甜，“丽英姐，我想买毛线，你帮我挑一挑好不好？”夏丽英多半推脱：“我妈妈身体不好，我要回家做饭。”她说的是实话，夏丽英的母亲一年四季

不是血压高，就是心脏不好。经常腰酸背痛，嘴里“唉唉呀呀”，脑门上时常顶着个暗红的火罐印。碰上关系要好的姐妹，夏丽英也有拗不过的时候。下了班，洗了澡，换了衣服，拾掇干净，跟着她们搭公交车去花柳街转悠。花柳街是市里最大的商业区，各大商场购物中心云集在那里。据说，旧社会，那儿是烟花青楼之地，所以才取名叫花柳街。厂里有人打趣，新中国成立前的花柳街，那才是名副其实的花团锦簇，柳荫缤纷，哪像现在，灰朴朴的像个老女人。有人就接口了，老女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残花败柳，所以才叫“花柳街”呀。

坐公交车买票，几个姐妹推推攘攘抢着付钱，夏丽英偶尔搭个架子把手伸到裤兜里作势要掏钱，但从没有真掏出来过。夏丽英不仅织毛衣出名，她的抠门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然，她也有她的打算，是你们非要约我逛街的，你们有求于我，我何必掏钱买票呀。背后也有人嘀咕她小气：喔呀，哪怕她做个样子也好呀，你瞧她，面不红心不跳，那次坐车她出过车票钱呀？有要好的就站出来替她说话，人家夏丽英扛着一家人的生计，穷人家的孩子自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夏丽英家境困难，父亲原是锅炉厂的工人，死得早，母亲是东方电石厂的女工，病退回家后，夏丽英这才顶替进厂。两个弟弟，小的还在读书，大弟初中毕业后被父亲原先的单位照顾进了锅炉厂上班，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正经工作，跟着社会上的混混打架滋事，没几天就被厂里除名了。别看夏丽英整天摆弄几根毛衣针，真正替自己家人织的时候不多，她哪有闲钱买毛线呀，大多是给别人织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她有这个特长，免不了张嘴求她帮忙。她又天生喜好这个，所以凭白换来不少人情。逢年过节，受过她恩惠的人，总会拎了鸡蛋、点心、火腿、腊肉补报她。起先她还受宠若惊，久了，也就心安理得。如果遇上个不识大体的，用她织了毛线活却没补偿她，内心反而不受用。

夏丽英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找到对象，这和她家庭困难有很大关系。女孩子嘛，总想嫁个好男人自己也跟着出人头地，但出类拔萃的男人未必看得上夏丽英。一个普通女工，除了会织个毛衣也挑不出其他的优点。过日子难道就是织毛衣吗？说得难听点，瞧瞧她那样的家庭，娶了她等于拖回一个大包袱。不过，怎么说也是一女千家求，她身边也不乏主动示爱的人，可看看都是些什

么人，全是厂里从乡下招来的农民工，嫁给他们那不是出了虎穴又进狼窝。姑且不说这个，就是长相也都是些歪瓜裂枣之辈，横竖不对心思。又一年，她便挤进大龄女青年的行列。要搁现在，二十八岁没结婚的姑娘多的是，但20世纪80年代末，二十八岁对于一个普通女工来说，显然是个碍眼的年纪了。

厂工会主席赵大姐是个责任心强、工作热忱的女干部，厂里的大龄青年是她的心病。反正她一天到晚也没什么事，干脆就把牵线搭桥做月老当成本职工作了。做媒这种事情也和抽烟喝酒一样，做久了会让人上瘾，每当看到自己亲手撮合成一对夫妻，赵大姐心里就充满成就感，豪情万丈地投入下一对男女的搭配中。也有人对她说风凉话，做媒这种事情做好了你是功臣，做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每当这个时候，赵大姐就翻起白眼用教训的口吻说，你们知道什么？嫁谁娶谁，夫妻姻缘，那都是命里注定的，我只不过起个加速的作用，让他们尽快地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不必误打误撞，瞎耽误功夫。赵大姐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一方面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积德行善。

对于那些条件好的姑娘小伙，赵大姐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想方设法介绍给本厂职工。像夏丽英这种知根知底、条件差的，她就动用社会关系，四处撒网，人海茫茫，逮住哪条算哪条。你还别说，真让她逮回一条鱼。赵大姐丈夫有个同学在铁路工作，有一次碰到一块儿闲聊，说起他们单位也有个大龄男青年，名叫周祥文，长得人高马大，彪悍壮实，五官虽然粗糙了点，但小伙子人不错，热爱劳动，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铁路系统也是好单位，工资福利都有保障，赵大姐一听就替夏丽英惦记上了。她主动联络了周祥文，亲切地对他说：“我们小夏可是出了名的精干姑娘，织出的毛衣赶得上国际潮流，回头让她给你织一件，保管你穿到哪儿都有人追着撵着到处夸。”一番话说得周祥文搓着两手一个劲傻笑。周祥文无父无母，只有一个姐姐早已成家。他不在乎夏丽英家庭条件不好，负担重，对这桩婚事应承得很痛快。令赵大姐意外的是，夏丽英反而磨磨蹭蹭不点头。赵大姐不高兴了，心里不免嘀咕，你这姑娘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你以为会织个毛衣就是人中之凤，无人可比了？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二十八九岁转眼奔三十的老姑娘，说得难听点也是桌子上的残羹剩肴了，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还当自己是金

枝玉叶呀。心里这么想，但赵大姐不愧是做了多年思想工作的工会干部，到嘴的话却说得很含蓄，“小夏呀，你也老大不小了，如今找对象，最看重单位，像咱们这样的小企业是最末流的。周祥文无父无母，他说了，结了婚，你家就是他家，你妈就是他妈，你弟弟就是他弟弟，他不会不管不顾的，这么个小伙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好主儿呀。”言外之意，无疑在提示她，你年龄也大了，家境也不好，工作单位也一般，你还挑拣什么呀？一番话说得夏丽英面红耳赤，吭吭哧哧半天，终于点头答应相处一段时间。

两个人相约看了几场电影，那个年月谈恋爱，除了电影院没有其他好去处。周祥文学着那些看电影的年轻人给夏丽英买了杏干、瓜果等零食。看完电影，他们在临街的馄饨摊上喝两碗热乎乎的馄饨。临别时，周祥文还给夏丽英买一串糖葫芦，糖葫芦有两毛钱的，也有五毛钱的，周祥文专挑颗粒饱满的大串买，夏丽英嘴里咬着甜丝丝的糖葫芦，心里暖融融的。他们的恋爱看上去中规中矩，像模像样。他们第四次看的电影，是一部外国电影，他们也搞不清楚是哪个国家的，反正里面都是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西洋鬼子不比中国人，动不动就搂抱呀，亲嘴呀，看到关键处，周祥文又难为情，又不安，趁着电影院的漆黑，大着胆子抓住了夏丽英的手。夏丽英扭扭怩怩地挣扎着，但周祥文霸着不松手，她也就妥协了。周祥文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夏丽英柔软的小手，他傻乎乎地，反复地说：“真好，这样真好。”夏丽英为他的憨劲感动了，她主动依偎过去，周祥文激动地搂紧了她，喷着热气的嘴巴凑到她脸上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亲吻。

两个人好到这份上，关系算是明确了。再约会，夏丽英就把周祥文叫到自己家，她说：“电影也不好看，不必花那冤枉钱，以后，你想见我就直接来我们家吧。”周祥文像个听话的孩子直点头。她指使周祥文去菜市场割一斤猪肉，买两棵白菜，回来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吃完饭，周祥文回去的时候，夏丽英会把剩下的饺子装在一个饭盒里让他带走。周祥文身上穿的毛衣还是早些年姐姐给他织的，枣红色，水草花，鸡心领，样式已经过时了，而且袖口，底边，肩膀都磨出了毛边，颜色也褪得灰不灰，红不红，像浮了一层土。夏丽英对周祥文说：“下个月开了工资，我陪你买二斤毛线，你看

你连个像样的毛衣也没有。”她又红着脸问，“你穿的毛裤是薄的还是厚的，暖和吗？”言外之意，想顺便连毛裤也给他织一条。周祥文哪见过这阵势，除了自己的姐姐，谁对他这样体贴入微过呀？姐姐现在也是有家有口，一大家子人，对他这个弟弟已是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周祥文自此对夏丽英死心塌地，发了工资，一文不少地交到夏丽英手里，婚事眼看着就搁到案头了。

春节前夕，夏丽英和周祥文办了喜事。新房是周祥文单位分配给他的几间平房，房子套房子，中间连个厅，另外还带个小院子。房子虽然旧了点，破了点，但据说过几年就拆迁，到时候就能住楼房了。结婚前一晚，夏丽英躲在她的小房间呜呜咽咽哭了半宿，以至于第二天接亲的轿车来到家门口，她的眼睛还红肿着。母亲和弟弟们不明白她的心思，只当是姑娘出嫁舍不得离开家的缘故，没有人了解她痛哭的真正原因。夏丽英的心事，就像母亲给她缝的绸缎面被子，厚着呢，谁也猜不透。

夏丽英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其实这段情事，厂里有不少人都知晓，但因为她和那个男人相处时间不长，况且说起来，也是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新进厂的不知道，就是工厂的老同事们也大都淡忘了。夏丽英又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惦记着初恋的情人。这也是她左挑右拣，拖拖延延没找对象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夏丽英刚参加工作不久，厂里分配来一个大学生做技术员，小伙子名叫罗小刚，长得白白净净，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行为举止，斯斯文文。罗小刚是邻县人，据说父母在县城都有工作，父亲是粮食局的干部，母亲是个小学教师，上边有两个姐姐，家里就他一个儿子，怎么说都是个体面人家。厂里未婚的姑娘们一个个急了眼似的想把自己推销给罗小刚，说来也怪，罗小刚对打扮得花蝴蝶一样的女孩子视而不见，却偏偏看上了模样平平、不声不响的夏丽英，惹得不少女同事对她嫉恨交加，背后挤对她，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除了会织个毛衣，她还会干什么呀？可惜无论她们如何诋毁夏丽英，也无法阻止罗小刚和夏丽英谈情说爱的事实。其实就是夏丽英自己